

國家圖書館分館地方志及家譜文獻中心編

孤本舊方志選編

第十二冊

(清)雷正修 景象元纂

「乾隆」
陵川縣志

〔乾隆〕陵川縣志二十八卷（清）雷正修（清）景象元纂 清乾隆五年（一七四〇）刻本

正字全人，號玉沙，湖北沔陽人，乾隆三年（一七三八）知陵川縣。象元，浙江紹興人。

卷前存舊序六篇，雷序一篇。正編依序為星野、方輿、營建、貢賦、選舉、官師、人物、雜志，共九門五十二目，附目三十七，約十三萬字。是志「創前人之所無，開後人之所有」，體例有增，內容有補。沿革較前志記述完備，物產存中藥類植物四十餘種。薦辟、科甲也較前志增加多人，另將唐福王李官之後代子孫中進士者析出另列，計宋金元三朝十二人。兵燹記正德間楊虎和崇禎四年（一六三二）回民起義之事不為不詳。

陵志始創於明弘治十一年（一四九八），邑人都永思纂修，已佚。此後嘉靖三十一年（一五五二）邑令趙孟幹，萬曆三十九年（一六一一）知縣許自嚴續修，均不傳。清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縣令黃國燦四修志，失攷。現在最早陵志為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孫必振修，八卷本，國圖有存。本志已為六修。

陵邑，漢為泫氏縣，北魏稱高平縣。隋開皇十六年（五九六）分置陵川縣，屬長平郡。唐武德元年（六一八）屬蓋州，貞觀元年（六二七）隸澤州，宋、金無異。元至元三年（一二六六）併入晉城，三十年（一二九四）復置。明因之。清雍正六年（一七二八）隸澤州府。民國初歸山西冀寧道。今為山西省晉城市轄之。

重脩志序

弘治戊午

新籍令
邑人 韓恭禮

粵自天地既判山川奠形由是風景呈制人物神發而沿革因之以錯行矣夫天地道之經也山川理之緯也風景氣之弼也人物靈之驗也而沿革則時之變也道以經之理以緯之氣以弼之靈以驗之時以叅之而志無不萃焉夫志也者其來尚矣君子曰經則緯緯則弼弼則驗驗則叅聖人之教備焉聖人之教人志也非直爲詳覽一邑之形勝而已將使善無不揚惡無不擯有今之視昔後之視今之意焉故曰聖人之教備焉維國有史維郡邑有志志之所係其大矣乎予與六泉王子河濱婁子嘗覽舊志則

見夫殘腐而陋冗劇而紊苟簡而嗇何以志爲于是考古蒐逖徵圖究典旁摭遺逸兼詢父老久之今昔沿革名地故實侶若少備廼取舊志剋其繁蕪括其要領舉類分章隨裁辨體表規制以明則備辭蹟以存古要簡確以稽實詳論列以盡義闕生存以俟定他如李義之孝趙鎮之義舊志亦且弗載今皆表而出之又如人物之紀亦畧而弗詳後將焉考今各爲傳以核其實夫仍舊弗妄也第序弗舛也芟腐弗濫也增新弗遺也弗妄則道以尊弗舛則理以莊弗濫則氣以昌弗遺則靈以昭而時之變者以順夫然後可以言志矣司政者尙垂省焉或亦足以考俗準治

而不蔽於所施矣至若章猷以經物昌文以詔來則尙俟夫能者思也豈敢哉

重脩志序

嘉靖壬子

知縣

趙孟乾

戊申夏初僕承乏陵川首詢縣志弗得僕曰志之爲義一邑之地理建置祠祀田賦官師人物事業文章皆於志是紀矧激勸人心敦崇風化治理之難易未嘗不與相須此志當脩而不可緩者方圖成帙而未能適當道下檄索之果無以應乃謀諸同寅及鄉士大夫學教官生員從加訪集於其缺者補之畧者詳之淺俗者潤色之浮誕不經者刪夷之其山川景象古邃幽雅之地咸親履而圖畫之

書完欲梓僕心頗未安特命生員徐子燾王子權就高平黃門往川趙翁斤正之翁又於其目繁者附之以從簡近誇者黜之以就實至於關化理益風教而增飭其所未至者翁之力尤居多編成不以僕不敏命序僕亦不敢以不敏固辭嗚呼是典也積小成大考古證今不徒欲知一郡一邑事也集全晉之志而達之天下萃天下之大而會之一人之心者當道忠愛國家化溥天下之盛心也夫豈但廣一已之識見而已哉若夫今日考索編摩之詳筆削校正之當又諸君子贊成之力也僕何預焉

重脩志序

萬曆辛亥

知縣

許自巖

不設家食時每聞四方長吏咄咄嗟民之難治也已而視
其民果犇馬駭鹿之不可羈紲乎而非也夫爭欲處先而
未知持後無徒寃此黔首爲矣余以戊申承乏茲邑值饑
穰不時拮据良苦越閱歲余旣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
而吏民亦若安余之拙也害馬去猛虎馴種樹日孳新屋
漸美不佞得藉手以無詒官常羞幸已厚矣又寧敢求多
耶雖然建國君民有所與立之綱之紀不佞所當時時總
萃而提衡者邑志非耶屬當報政之期卽會有下問不佞
何以置對公餘亟取前志讀之廢卷而嘆曰惜也曆邇甲
子矣而一邑之紀錄蕪沒不稱蒞茲土者汎汎然若北溟

之一萍懵懵然若夜半投逆旅未曉辭去問其主人何不知也其所在物色何不知也余甚愧焉蓋聞之志以詆爲義媿惡不嫌並存利弊自可互訂寧披文以相質無虛張而失實不佞椎魯無似雅不欲扞此義亦惟是條依劍附以無敢隕越先民省方辨政章往俟來之初意則已矣若曰孰是潤色之銓定之使泣氏之乘垂之不朽者則許子之爲也不佞何敢置喙焉然不能無慨於此有司之於一邑誰非絲聯而桴合者得則俱得失則俱失得失之原孰有所歸則官師一志似尤當兢兢今之志官師也率繡織語不則模糊語不則謾無軒輊之語矣此不過曰以明厚

或以避嫌也夫志一邑之實錄獨於官師則若沉若浮民咸屬耳目焉其何以風所稱難治或出於此乎余謂大抵一官之去率不過五稔邑志之脩當以此爲期何也官之始去也其撫拾最真而官之旣去也其評隲又易公是日也進師生父老鄉大夫於庭品旣定卽大書之曰夫夫也美政幾稗政幾始惠而終厲幾大瑜而小瑕幾夫然後於志法得備書者鱗次附焉曰某從某風勵之闔懌之也曰某從某委頓之凋瘵之也使後人觀之法戒凜然具在使當人聞之賢者可自庶幾乎無過不面頰口噤而舌不下者則非夫矣如是則有司之改絃可強半或不率委於民

之難治其有療乎斯區區責備官師意也然未敢徑行其
意也後有同調者請自不佞始可矣事既竣謹識月旦以
俟觀風者採焉

重脩志序

順治戊戌

知縣

黃國燦

鄉邑州郡之有志所以佐國史也而其制昉於禹貢職方
間嘗讀二家之言見其紀九州也奠山川分土田慎貢賦
斯王政之鉅者載之宜其詳若夫生齒之數穀畜鳥獸蕃
息之宜雖細必書後杜氏之典王霸之治猥瑣不憚煩魯
後世有所據而考証雖其鞅掌愴怳而無所亂經世阜民
之道若是已故其籍必詳於史志蓋邑志者一方之史也

縣令者百里之命也以之佐 王而殿邦輯俗無一物非
王產也無一人非王民也無一事非王務也而政於是乎
繫倘舉大而畧小逞華而遺實與歲更月易劑盈量縮罔
知規前而利後烏乎可知此則可以喻志 巳陵川居太行
之巔齒煩產薄民實病焉乙未冬余初受 命爲令蚤夜
孜孜稽其利弊以圖酌之爰諮掌遂得邑志乃前令趙公
詮次而許公爲之重修迄於今戶口之盈虛繇役之輕重
風土之盛衰人才之難易不無五十年一小變矣沿襲故
牘罕所振刷其何以備目前之經制乎戊戌仲夏余開館
延諸文學乃語之曰我

朝鼎新政有因革茲欲更新其志誠難之也夫志不難於
剿說而難於因時諸君子能因時以著文因文以昭實使
守土者因實以釐事因事以畫政斯其難也僉曰誠難之
也敢不各出其虛公殫其見聞正舛譌核名實兼攷歷代
國史碑銘與夫稗官小說咸據其可徵者而又質之人情
裁之天理以秩王章以嚴治紀以明物則以正人倫四閱
月事訖閱斯志也經野分星正疆定制以至宰物宣化興
學勸士及之旌廉汰墨擯枉昭良罔不鑿鑿可稽而鹽政
時令諸書又皆足以達民隱正風俗翼贊經綸可襄太平
之治謂止于記載陳編已耶余聞之姬煦敷疇者一時之

澤也陳彛表極者百世之功也但得後之秩官常論此志
惠利無疆此上治也斯非禹貢職方之所用情而杜氏王
霸所由茂其績歟是以知協贊之力焉故併錄之

重脩志序

邑令 孫必振

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以察民俗以稽
吏治郡邑視古侯國而無史官邑之有志意昉諸此膺民
社之責者以時考事次其闕失式備一方之史亦猶行古
之道也行古之道莫春秋若嚴美刺昭勸懲筆則筆削則
削游夏不能贊一詞固千古史學之宗也而邑必有意典
章存焉教化寓焉治忽辨焉以備考風徵獻之典詎不通

於其文則史之遺乎然余竊有疑於今之邑志也疆里建
置賦役物產風俗古蹟各有志不過稽其沿革仍其掌故
以備考而已若無所爲可否也至於人物者治忽之所從
出教化之所自起而典章之所自垂也前人之善後之表
也前人之愆則後之鑒也今何以曳綬飛鳥者多志之曰
某某爲循良而墨者不聞焉寒羶司鐸者多志之曰某某
真師範而庸者不聞焉科甲名經旁贊其政事宦遊之譽
布衣儒雅傳會以忠孝節義之名不幾於美而無刺泛而
寡當與將何以觀而感感而勸且懲也昔楚史記名檇概
專主乎記惡懲戒之義今之志獨不聞焉豈今人盡賢於

古耶抑志不足信如孟子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耶余
用慨焉修學之後將謀修志適奉檄徵邑志爲輯通志故
也夫美而無刺或竊附善善長惡惡短之意與條次舛陋
字畫魯魚舊者泛而寡當新者闕失未次何以備一邑之
觀而辱大方之目哉將亟爲改觀羞囊不能佐棗梨費詢
於耆宿畧爲點較以備一邑之志則可若欲取一邑之志
一一愜予之志自附於行古之道則予未肯自信也雖然
比字櫛句存乎志者也神而明之存乎讀志者也昔鍾伯
敬高才達識耻以文人自了乃作史懷取上下數百年事
掃理障决羣疑洗沉寃誅旣死是是非非一裁之以道義